

# 外公的 花开了

## 金色的馈赠

□陈丽娟

“夜来南风起，小麦覆陇黄”。又是一年麦熟季，又是一年夏忙时。在这收获的季节里，我站在家乡的土地上，一望无际的麦田，心中涌动着难以言喻的情感。成熟的麦子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麦田如金色的海洋，一阵南风吹过掀起金色的波浪。这如诗如画的田野感动着我的心灵，我深知那每一株麦子都蕴藏着辛勤与汗水的结晶。

麦浪滚滚沙沙作响，那是大自然最为悠扬的交响乐，是对乡亲们智慧与勤劳的颂歌。每一粒麦子皆是时光的沉淀，是秋播夏收周期的见证者。自播种至成熟，它们历经了数九寒天凛冽的风吹和大雪的覆盖、雨水的滋润、春风的吹抚和阳光的温暖，最终以饱满的姿态展现在世人眼前。

踏入麦田，轻轻地拈起一个麦穗，那沉甸甸的分量令人心生敬意。这不仅是对大自然的感恩，更是对农民辛勤付出的尊崇。我仿佛看见乡亲们起早贪黑、顶着炎炎烈日、冒着凛冽的寒风劳作在田间地头，用辛勤换来了这一片金色的丰收希望。

红色的收割机轰鸣着穿梭于田间收割忙，让粒粒麦子都归仓。看着那快速收麦的收割机，儿时夏收的景象便呈现在眼前。每天东方刚微微发亮，生产队出工的钟声已敲响。乡亲们拿着镰刀、背着扁担急急忙忙向麦田走去。乡亲们爆发身体里积攒一年的力气，在金黄的麦浪里，挥舞镰刀，汗珠如雨，挺立的小麦随着乡亲们的舞动应声倒下，忙碌的身影偶尔直起腰，用袖子揩一把额头的汗水，扭头看看身后的成果，黝黑的脸膛瞬间呈现花一样的笑容。大家忙碌着、累着、高兴着。收割休息的间隙中忽而随风飘来一阵歌声：“只盼着今年的收成好，多打些麦子交公粮……”时代的发展，收割机代替了人工收割，让乡亲们从劳累中解脱出来，看看那金灿灿的麦子，心中充满了无尽喜悦。

置身于这金色的海洋里，我领悟了更多生活的真谛。生活恰似这片麦田，需要我们用心耕耘，以汗水浇灌，方能收获丰硕的硕果。无论生活中遭遇多少艰难与挑战，只要我们如同对待麦田那般精耕细作、浇水、施肥、除草，经过不懈努力，总有收获的时刻。

夕阳西沉，天边的云霞被染成了金红色。一日的劳作落下帷幕，乡亲们满载而归。望着那一车车的麦子，他们的笑颜中充满了丰收的幸福，流露出对未来的憧憬。这分收获不单是物质的富饶，更是精神的满足。

收获麦子的过程，乃是自然与人类共同努力的成果。它提醒着我们，要珍惜大自然所赋予的一切，感恩为我们提供食物的勤劳耕作者，使我们的生活得以保障，使我们的生命得以延续。让我们在享受丰收的喜悦之时，永不要忘记保护每一寸土地，呵护我们共同的家园。

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：  
jzwbxq@163.com  
(请注明姓名、电话及具体地址)

## 老宅

□李光嵩

记忆里的老宅，是典型的北方农家院。

老宅坐南朝北，南屋为上房，共五间，东、西屋为配房，各三间。房屋均为土墙瓦房，石块和青砖的根基，拌有麦草的泥土墙，木制的房梁和檩条，土窑烧制的灰色小瓦，构成了老宅鲜明的建筑特色。

我的童年时代是在老宅里度过的，那里留下了孩提时的许多美好回忆。

记得老宅里有一株老槐树，枝叶繁茂，树荫遮蔽了整个院子，在烈日炎炎的夏天，给人带来不少清凉。每逢夏夜，在树底下铺上草苫或者竹席，我和姐姐们肩并肩挤在一起，妈妈一边用芭蕉扇驱赶蚊虫，一边津津有味地给我们讲述那过去的故事，不知不觉中进入了甜蜜的梦乡。

老宅的院子里还有一株柿子树，树冠不大，但结的果子并不少，果实叫“八月黄”。每到秋天，满枝头都挂满了红彤彤的柿子，像灯笼一样，煞是好看。大部分早熟的柿子都进了我的肚子，哥哥和姐姐们很难有这种口福，这大约也是我作为老么的特权吧。

老宅东屋的北侧有一个小压水泵，这在豫北地区很常见。由于地下水位较浅，有条件的人家都会在自家的院子里打一眼直径十来厘米、深度七八米的“水井”，安装上自制的压水泵，一家人的用水问题就得到解决，可以免受挑水之苦。

一般情况下，我们家这个小压水泵只有我们自家用，只有大旱年份，村里的饮水井大部分都干涸了，大家才来我们家挑水，有时候整个一条街的乡亲都会过来汲水。每逢这个时候，老宅就像赶集一样，热闹非凡。

老宅的街门外是一排榆树，八九棵的样子，树下摆放着许多大小不一的石头，自然也就成了天然的“饭场”。只要是吃饭时间，街坊邻居就会不约而同地端着饭碗聚集到这里，吃着粗茶淡饭，聊着天南海北的趣闻，大家的劳累和烦恼在一顿饭工夫全都得到了释放。一般情况下，这样的“饭场论坛”没有个把小时是不会结束的。当然，来这里凑热闹的基本上都是些大老爷们儿，也有老人和儿童，现在每每想起那个场面，心里总是暖烘烘的。

在童年的记忆里，印象最深的还是在老宅过年的场景。

一过农历腊月初八，大人们就开始忙活起来，打扫卫生是首要任务。由于老宅的房子都是土墙土瓦，清扫起来相当费工夫。但这些都不是我关心的事，我心里念念不忘的是新衣服和鞭炮，而姐姐们就不一样了，不仅要帮大人们干活，还要千方百计把老屋“美化”一番。她们不知从什么地方找来一堆旧报纸，把老屋黝黑的墙面全部裱糊起来，用新买的白纸把旧窗纸全部换掉，把自己剪的红窗花一并贴上，整个老屋面貌立刻焕然一新。

在姐姐们忙活室内装潢的同时，大人们筹备过年的工作也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，买年货、蒸馍馍、炸供香、煮肉、盘饺子馅儿等，一个个忙得不亦乐乎。到了大年三十儿，一切齐备，全家人欢聚一堂，在一派喜气洋洋的气氛中，享受着新年带来的欢乐。

转眼几十年过去了，老宅也已拆除，但老宅的样子历历在目，并时常浮现在梦中。梦里的我，依然在老宅的槐树下撒欢，在爹娘的怀抱里撒娇……

□李秋燕

外公身材高而瘦，平头，八字胡，性情儒雅温和，好读书吟诗，擅长书法、绘画，懂中医，尤爱种树养花。

我三四岁的时候，外公60岁，我童年的大部分时光是跟外公一起度过的。

外公家的院子建于清代，五间头的蓝瓦房有三排，临街的由青砖砌成，后两排青砖砌基土坯砌墙。每排房后面都有一个大小相等的院子，我们依次叫前院、中院、后院。中排房子的东侧和后排房的西侧分别有两个狭长的胡同，把三个院子贯通起来。

外公把前院收拾成了花园，西南处有一棵高大的花红树。我不记得花红树何时开花，开什么颜色的花，只记得它的叶子是椭圆形，果子结得很少，比苹果小一点，味道很香甜。果子熟时，外公经常举着绑有镰钩的长竹竿在绿叶中寻果子给我吃，摇晃的镰钩不能轻易钩住果子，在茂密的绿叶间颤微微的，光总是透过枝叶照在外公仰着的脸上，他眯着眼睛，吃力地顺着长竿寻果子。我仰脸看得脖颈直发酸，外公忍着疲累，每次都笑呵呵地安慰我：“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”

前院东北角还有一棵蜡梅树，一人多高，外婆说这棵树是外公解甲归田时栽的，那年外公32岁。每当黑黢黢遒劲的枝干上开满嫣红的梅花时，外公就常常围着梅树转着看，一会儿探身摸摸高处的梅枝，一会儿嗅嗅低处的花香，仿佛每朵花都是他疼爱的孩子。开花期间若能碰上一场大雪，外公会更兴奋，他把我脸朝外裹进他宽大的毛皮大衣里，伴着飞雪同他一起赏梅。我像一只幼小的袋鼠在外公紧裹着的怀里只露个头，外公把我的鼻子贴近梅花，使劲嗅，然后抑扬顿挫地吟诵：“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。”梅香在风雪中很微弱，我几乎闻不到，只感觉到脖颈后面有一团热气。

春季，院子中间最先绽放的是牡丹，一株黄，两株深红。牡丹花开的朵数并不多，却开得雍容华贵，气质天成，如洛神出水，撑起了前院的整个春天。常有与外公性情相投的街坊来赏花，外公与观赏者常以牡丹花为话题，由“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”的诗句，聊到武则天

的“无字碑”，再聊到“安史之乱”。外公讲得津津有味，我听得入神，惊诧牡丹与唐朝竟有如此渊源。

牡丹花败落之后，高处的月季、蔷薇、刺玫、夹竹桃依次开放，姹紫嫣红，争相斗艳，花香满院。低处的指甲草毫不示弱，浅绿的茎叶间布满白色、红色的小花，热闹得很。黑陶盆里的小金鱼在荷叶间自由嬉戏，粉红的莲花在晨光下格外耀眼。清晨，我跟着外公侍弄花草，他浇水我也浇水，他拔草我也跟着拔草，他泛黄的白色汗褂上常留着我手抓的泥印。

中院里没有种花，院子显得空大。

中院子东边有一棵高大的杏树，果实接得很大也很多。端午节前，黄杏满枝头，一家人要抽出一天时间来落杏。外公从把落下的杏中挑拣出大的，分成好多份，然后再吩咐大舅给七外公、八外公等老兄弟们一一送去。大舅每送一家回来，盛放杏的小竹筐必定有回馈的油条、糖糕之类的油炸吃食。

中院的西边有两棵不太高的枣树，一棵树上结的果实头尖尾部大，口味绵甜，外公称之为“糠布袋枣”。另一棵果实坚实，口感脆甜，外公称之为“灵枣”。农历五月下旬，淡黄色又略带一点浅绿形如小米粒般的枣花开了，它们娇羞地隐匿在绿叶丛中，芬芳四溢。一阵风吹来，枣花簌簌飘落，如雪如雨，落在外公的头上，落在外公手里发黄的钱袋上。

“庭前八月梨枣熟，一日能上树千回”。中秋节前夕，一家人落下大枣，外公再挑拣出模样俊俏的，再吩咐大舅给他的老兄弟们一一送去。

后院很像鲁迅笔下的“百草园”。有一棵高大的皂荚树，还有榆树、楝树、椿树、桐树，树根藤蔓缠绕，地上密密地长满羊齿草和蕨类植物。夏天，后院树荫蔽日，蝉鸣悠悠，鸟儿欢唱，外公常带我到后院捉知了。

后院又像个收容所，外公常把废弃的老旧家具、破裂的水缸、坏掉的农具等放置那里。外公是个怀旧的人，被他放置的物品，都曾经陪他度过一段光阴。他存放的应该是一段往事、一段记忆。

与外公相伴的日子，是无忧无虑的，犹如外公的花开一样美好、香甜。